

0
1cm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藏書
目錄
卷一
一

陳用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李渾 子湛 渾弟繪

李瑛 弟瑒 弟瑒 弟瑒

鄭述 祖 子元德

李渾字季初 趙郡栢人 人也 曾祖靈 魏鉅鹿公

父道 魏冀州征東府司馬 京兆王愉 冀州起逆

害 道 渾以父死 王事 除給事中 時四方多難 乃

謝病 未嘗 三月 征 冀府司馬 與河間邢邵 北海



王昕俱奉老母推為妻子同赴青且晉未幾而尔朱榮不入浴衣冠殲盡論者以為知微永安初除散騎常侍並言秦中崔社客反於海濱山攻圍青州詔渾為征東軍都督尚書行臺赴援而社客宿將多謀諸城各自保固壁清野時議有異同渾曰社客賊之根本圍城復踰時朔為合之衆易可別離若簡練驍勇銜枚夜襲其位趣營下出其不意咄嗟之間便可擒殄如社客執擒則諸郡可傳檄而定何患焉曰月執攻城諸將遲疑

渾乃汝禾明達城下賊徒驚散生擒社客斬首
送洛海隅清定後除光祿大夫兼常侍聘使至
梁梁武謂之曰伯陽之後久而彌盛趙李人物
今實居多常侍曾經將領今復充使文武不墜
良屬斯人使還爲東都守以賊徵還世宗使武
士提以入渾抗言曰將軍今日猶自禮賢耶世
宗笑而捨之天保初除太子少保邢邵爲少師
楊愔爲少傅論者爲榮以參禪代儀注賜涇陽
男剛定麟趾格尋除海州刺史亡人反共攻州

城城中多石無井常食澗水賊絕其路城內先
有一池時旱久涸一朝天雨泉流涌溢賊以為
神應時駭散潭救虜將士掃蕩不帥渾妾郭氏
在州于政納貨坐公官卒

子湛字處元涉獵於文史有家風為太子舍人
兼常侍聘陳渾與弟繪偉俱為掾梁使至湛入
為使副是以趙郡人士目為四使之門

繪字敬文年六歲便自願入學家人偶以年俗
忌約而弗許伺其伯姊筆牘之閑而輒竊用未

幾遂通意就章內外異之以爲非常兒也及長
儀兒端偉神情朗雋河間邢晏即繪舅也與繪
清言歎其高遠每稱曰若披雲霧如對珠玉宅
相之寄良在此生齊王蕭寶寅引爲主簿記室
專管表檄待以賓友之禮司徒高邕辟爲從
事中郎徵至洛時勅侍中西河王祕書監常
景選儒學十人緝撰五禮繪與太原王乂同掌
軍禮魏靜帝於顯陽殿講孝經禮記繪與從弟
騫斐衣伯莊魏收盧元明等俱爲錄議素長筆

扎尤能傳受緝綴詞議簡舉可觀天平初世宗
用爲丞相司馬每罷以朝文武總集對揚王庭常
令繪先發言端爲羣僚之首首辭辯正風儀都
雅聽者悚然武定初兼常侍爲聘梁使至梁武
帝問繪高相今在何處繪曰今在晉陽肅遏邊
寇梁武曰黑獺若爲形容高相作何經略繪曰
黑獺遊魂關右人神獸毒連歲凶災百姓懷土
丞相竒略不世畜執觀釁攻昧取亡勢必不遠
梁武曰如卿言極佳與梁人汎言氏族袁狎曰

未若我本出

出雖遠當共車千秋

行人皆通啓永市繪

使還拜平南將軍高陽書史郡境舊有猛獸民

常患之繪欲修葺遂因圖死咸以為化感所致

嘗請中上繪不聽高相惠巡郡國瀛州城西駐

馬又立使慰之曰孤在首知山東守唯卿一人

用意及入境觀風信如所聞但善始令終將位

至不次河間守崔謀恃其力遲執從繪乞慶角

在十四之限繪曰兄所

字耳一坐大笈前後

年清尚梁人重其廉潔

梁武曰如卿言極佳與梁人況言氏族表狎曰

二

日

馮季繪答書曰鶴有六翮飛則冲天麋有四足
走獲入海下官膚體跋癩手一丈遲鈍不能逐飛
追走遠事佞人是時世宗使澤選司徒長史遲
為繪既不果咸謂由此書天保初為司徒右長
史繪質性方直未嘗趨事權勢以此久而屈沉卒
公緒字穆叔渾族兄藉之子性胸曠博通經傳
魏末冀州司馬疾去官後以待御史徵不至卒
公緒沉冥樂道不關世務故誓心不仕尤善陰
易圖緯之學子尚口語人云吾每觀齊之分野福德

不多國家世祚終於四七帝在則及亡之歲上

不多國家世祚終於四七帝在別及亡之歲上
距天保之元二十八年矣公結潛居自待雅好
著書撰典言十卷又撰備錄五卷要服章句一
卷古今略記二十卷文子書上卷起語十三卷並
行於世



李璵字道璿隴西成紀人涼武昭王景高之五世
孫父韶並有重名於魏代璵温雅有識量經褐
太尉行參軍累遷司徒右長史及遷都於邺不留
於後監掌府藏及撤運宮廟材木以明於世稱

臣不遷驃騎大將軍東徐州刺史解州還遂稱老
疾不求仕齊受禪追璵兼別將軍道從於圓丘
行禮璵意不願榮名兩朝雖以宿舊曾被徵迴事
即絕朝請入保四年六月丁未璵請璵無行誦以
妻穆提波之懷虜昭還臨漳令儀同三司璵與
陸令萱女之私通令其宣奏授太子舍人策瑾字

道瑜名在魏書才識之美見稱當代瑾六十彥
之倩之壽之禮之行之疑之並有器望行之與
兄弟深相友愛又風素爽簡為士友所稱范陽

兄弟深相友愛又風素爽爽簡為士友所稱范陽
盧思道是其舅子 甘贈三三 衡稱說人潘陽

有世親形骸頂冠並 心思出風塵時人以為實錄

璵從弟曉字仁略魏大尉璵子學涉有思理釋

褐負外侍郎尔朱榮之害朝士將行曉衣冠為

鼠所噬遂不成行得免河陰之難及遷都鄴曉

便寓居清河託從母兄崔悅宅給良田三十頃

曉遂築空室安居訓助子姪無復官情武定末以

世道方泰乃入都從仕除顛立守卒

鄭述祖字恭文滎陽開封人祖表魏中書令父

道昭魏祕書監述祖少聰敏好屬文有風檢為
先達所稱譽釋褐司空行參軍二人保初累遷太
子少師儀同三司兗州刺史時穆子容為述省
使歎曰古人有三言謂伯夷之風箕子廉懦大有
立公於鄭兗州見之矣初述祖父為兗州於城
南小山起齊亭刻石為記述祖時年九歲及為
刺史往尋舊跡得一破石有銘云中岳先生鄭
道昭之白雲堂述祖對之嗚咽悲動羣寮有人
入市盜布其父怒曰何忍欺人君執之以歸首

述祖持原之自是之後境內無盜人歌之曰大

述祖持原之自是之後境內無盜人歌之曰大
鄭公小鄭公相去五十載風教猶尚同述祖能
鼓琴自造龍吟十弄云嘗種黃安人彈琴寤而寫得
當時以爲絕妙所在好之書山池松竹交植盛饌
以待賓客將迎不倦未嘗時在鄉單馬出行忽
有騎者數百見述祖皆下馬曰公在此行列而
拜述祖顧問從人皆不見心甚異之未幾被徵
終歷顯位及病篤乃自言之且曰吾今老矣一
生富貴足矣以清白之名遺子孫死無所恨遂

立於州述祖女為趙郡王徽妃述祖常坐受王
拜命坐王乃坐妃薨後王更娶鄭道蔭女王坐
受道蔭拜王命坐乃敢坐王謂道蔭曰鄭尚書
風德如此又貴重宿舊君不得譬言之

子元德多藝術官至琅邪守

元德從父弟元禮字文規少好學愛文藻名聲

世宗引為館客歷大昂妻即元禮之

姊也魏收又昂之妹大嘗持元禮數篇詩示盧

惠道乃謂思道去看元禮此來詩詠亦當不減

魏收答云未嘗見元禮取貝於魏收但知妹夫疎於

魏收答云未覺元禮取貝於魏收但知妹夫踈於
婦弟元禮入周卒終始州別駕

館

書

圖

江

浙

列傳第二十一

北齊書二十九

此卷雖非北史而無論疑尚非正史

川專卷三十三

七上卷三十三

七上卷三十三

浙江圖



列傳第三十二

北齊書三十二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崔暹

子達也

館

高德政

書

崔暹

圖

崔暹字季倫博陵安平人漢高祖嘗定之後也世為北州著姓父祖移州主簿暹少為書生避地勃海依高乾以妹妻乾弟慎後臨光州唐暹為長史趙郡公琛鎮定州時為開府諮議隨琛往晉

陽高祖與語說之素丞相長史高祖舉兵將入
洛留暹佐探知後事謂之曰丈夫相知豈在新
舊軍戎之事留守任功家弟年少未聞事宜凡
百後事一以相屬握手殷勤至於三四後遷左
丞吏部郎主簿麟趾格進親過日隆好薦人士
言邢邵宜任府僚兼任地密世宗因以徵邵甚
見親重言論之際劾遂歸暹世宗不悅謂暹曰
卿說子才之長子才專言卿短此寡人也暹曰
子才言暹短暹言子才長百是實言不為謙高

慎之叛與遲有階高祖欲殺之世宗赦免武定
初遷御史中尉遷昇義雲盧潛未欽道李愔崔
瞻杜襲熱暉鄺伯信崔暉于武李廣皆為御史世
稱其知人世宗欲假遷虞執諸公在坐令遲高
視徐步兩人舉裾而入世宗分庭對揖遲不讓
席而坐篤再行復辭退世宗曰下官薄有蔬食
願公少留遲曰這受勅在臺以檢校遂不待食
而去世宗降階送之旬日後世宗與諸公出之
東山遲於道前驅為赤棒所奪世宗回馬避之

遷後彈尚書令司馬子如及尚書元美次雍州刺
史慕容獻又彈太師咸陽王坦并州刺史又可朱
渾道元罪狀極筆竝免官其餘死黜者甚衆高
祖嘗與鄴下諸貴曰崔暹昔事家弟爲定州長
史後吾兒開府諮議及遷左丞吏部郎吾未知
其能也始居憲臺乃尔糾劾咸陽王司馬令並
是吾對門布衣之舊曾相見親昵無過二人同時
獲罪吾不能救諸君其慎之高祖如京師羣官
迎於紫陌高祖握暹手而勞之曰往則朝廷豈

無法官而人下負其莫言糾劾中尉盡心爲國
不避豪強遠使遠之謂肅清羣公奉法衝鋒陷陣

大有其人當官正色公館見之今榮華富貴直是
中尉自取高歡父子無書相報賜暹良馬使騎
之以從且行且語暹下拜馬驚走高祖爲擁之
而授纜魏帝宴於華林園謂高祖曰自頃朝貴
牧守令長所在百司多有貪負暴侵削下人孰能
之中有用心公年直言彈劾不避親戚者三可

蒼酒高祖汗塔跪而言曰唯御史中尉崔暹一

人謹奉明旨致以酒勸并臣所射賜物千匹乞
退賜之帝曰崔中尉為法道俗齊整暹謝曰此
自陛下威之所加大將軍臣澄勸無焚之力世宗
退謂暹曰我尚畏素何況餘人由是威名日盛
內外莫不畏服高祖崩夫發喪世宗以暹為度
支尚書兼僕射委以心腹之寄暹憂國如家以
天下為己任世宗喜服過度誅戮變常言談進
止或有虧失暹每厲色極言世宗亦為之止亮
囚數百世宗盡欲誅之每作文書暹故緩之不

以時進世宗意釋以竟獲免自出身從官常日

晏乃歸侵曉則與兄弟問母之起居暮則嘗食

視寢然後至外齋對親賓一生不問家事魏梁

通和要貴皆諸人隨聘使交易暹寄求佛經梁

武帝聞之為繕寫以幡_圖花贊頌送至館焉然而

好大言調戲無節密令沙門明藏著佛性論而

署已名傳諸江表子達_年年十三暹命儒者權

會教其說周易兩字乃集朝貴名流令達孛昇

高座開講趙郡睦仲讓陽屈之暹喜躍奏為司

徒中郎鄴下爲之語曰講義兩行得中郎此皆
暹之短也顯祖初嗣霸業司馬子如等挾舊怨
言暹罪重謂宜罰之高隆之亦言宜寬政網去
苛察法官黜崔暹則得遠近人意顯祖從之及
踐祚譖毀之者猶不自息帝乃令都督陳山提等
搜暹家甚貧賸唯得高祖世宗與暹書千餘紙
多論軍國大事帝嗟賞之仍不免衆口乃流暹
於馬城晝則負土供保夜則置地牢歲餘奴告
暹謀反鍊赴晉陽無實釋而勞之尋遷大常卿

帝謂暹曰崔暹太常卿正天下無雙卿等不及

帝謂君臣曰崔太常清正天下無雙卿等不及
初世宗欲以妹嫁暹而會世宗出所寢至是羣
臣讜於宣光殿貴戚之子當多在焉詔祖麻與之
語於坐上親作書與暹曰曷子達奴一甚有才學
亡兒女樂安主魏帝外甥內外敬待勝朕諸妹
思成六兄宿志乃以主降達奴于天保末為右僕
射帝謂左右曰崔暹諫朕飲酒過多然我飲何
所妨當山王私謂暹曰至尊或多醉太后尚不
能致言吾兄弟杜口僕射獨能犯顏內外深相

感愧十年遠以疾卒帝撫靈而哭贈開府達拏
溫良清謹有識學少歷職為司農丞卿入局謀反
伏誅天保時顯祖嘗問樂安公士達拏於汝何
似荅曰甚相敬重唯阿家憎見顯祖召士達拏毋
入內殺之投屍漳水齊滅達拏殺主以復讎

高德政字士自勃海蓆人父顯魏滄州刺史德

政幼而敏惠有風神儀表顯祖引為開府參軍
知管記事甚相親狎高祖又擢為相府掾委以
腹心遷黃門侍郎世宗嗣業如晉陽顯祖在京

居守中令德政參掌機密彌見親重世宗暴崩事

居守令德政參掌樞密彌見親重世宗暴崩事
出倉卒羣情草草默將等以續戎事重勸帝早
赴晉陽帝亦回遑不能自決夜中乃召楊愔杜弼
崔季舒及德政等始定策焉以楊愔居守德政
與帝舊相昵愔冬官無不盡散騎常侍徐之才館
客宋景業先爲天文圖識之學又陳山提家客
楊子術有所援引並因德政勸顯祖行禪代之
享德政又披心固請帝乃手書與楊愔具論諸
人勸進意德政恐懼猶豫不決自請馳驛赴京

託以餘事唯與楊愔言愔方相應和德政還未
 至帝便發晉陽至平都城召諸勳將入告以禪
 讓之事諸將等忽聞皆愕然莫敢荅者時杜弼
 為長史密啟顯祖云關西是國家勍敵若今受
 魏禪恐其稱義兵挾天子而東向王將何以待
 之顯祖入召弼入與徐之才相告之才云今與
 王爭天下者彼意亦欲為帝譬言如逐兔滿市一
 人得之衆心以定今若先受魏禪關西自應息
 心縱欲屈強止當逐我稱帝必宜知幾先與無

後以學人弼無以答帝已遣馳驛向鄴書曰與

後以學人弼無以答帝已遣馳驛向鄴書與
太尉高岳出四書令高隆之領軍婁敬侍中張亮
黃門趙深坦物惜等岳等馳傳至高陽驛帝使約
曰知諸貴於寺意不須來唯楊惜見高岳等並還
帝以衆人意未協又先得太后七日云汝父如龍
汝兄如虎尚以人臣終汝何容欲行舜禹事此
亦非汝意正其高德政教汝又說者以為昔
周武王再駕盟津然始革命於是乃旋晉陽
自是居常不悅徐之才宋景業等每言卜筮雜

古陰陽緯候必宜五月應天順人德政亦勸不
已仍白帝追魏收收至今撰禪讓詔冊九錫赴
臺及勸進文表至五月初帝發晉陽德政又
錄在鄴諸事條進於帝帝令陳山提馳驛齊
事條并密書與楊愔大略令撰儀注防察魏室
諸王提以五月至鄴楊愔即召太常卿邢邵七

兵尚書崔陵度支出尚書陸操詹事王昕黃門

侍郎陽休之中書侍郎裴讓之等議撰儀注

六日西魏太傅咸陽王坦等物集引入北宮

千東禪後乃放還宅帝初發至高平前所

于東齋受禪後乃放還宅帝初發至亭前所乘
馬忽倒意甚惡之大以沉吟至半城都便不復肯
進德政徐之才苦請帝曰爾提先去若爲形容
恐其漏泄不果即命司馬字如柱弼馳驛續入
觀察物情七日子如等國鄴衆人以事勢已決
無敢異言八日楊愔書中旨以魏襄城王昶并
司空公潘相樂侍中張亮黃門趙彥深入通奏
事魏孝靜在昭陽殿引見昶云五行遞運有始
有終齊王聖德欽明萬方歸仰臣等昧死聞奏

願陛下則堯禪舜魏帝便歛容曰此寧推挹已
又謹當遜避又道若你須作詔中書侍郎崔劼
奏云詔已作訖即付楊愔進於魏靜帝凡有十
餘條悉書魏靜云安女置朕何所復若爲去楊愔
對在北城別有館宇還備法駕依常仗衛而去
魏靜帝於是下御坐就東廊口詠范蔚宗後漢
書贊云獻生不辰身播國屯終我四百末作虞
賓所司尋奏請發魏靜帝曰人念遺簪弊屣
欲與六宮別可乎乃入與夫人嬪御以下訣別莫

不歆歆掩涕嬪趙國季氏口誦陳思王詩云王
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魏靜帝登車出萬春門
直長趙道德在車中陪侍百官在門外拜辭遂
入北城下司馬子如南齊帝至城南頓所受禪
之日除德為侍中尋封藍田公七年遷尚書
右僕射兼侍中令勃海郡幹德政與尚書令揚
愔綱紀政事多為弘益顯祖末年縱酒酣醉所
為不法德政屢進忠言後乃召德政欽不從又進
言志則諫曰陛下道我尋休今乃甚於既往其

若社稷何其若太后何帝不悅又謂左右云高
德政恒以精神凌逼人德政甚懼乃稱疾屏居
佛寺兼學坐禪爲退身之計帝謂楊愔曰我大
憂德政其病何似愔以禪代之際因德政言情
切至方致誠款常內忌之由是答云陛下若用
作冀州刺史病即自差帝從之德政見除書而
起帝大怒召德政謂之曰聞爾病我爲爾針親
以刀子刺之血流露地又使曳下斬去其趾劉
桃被疑不敢下帝起臨階砌切言桃被曰爾

頭至隋末此二國大言曰營欲下階桃枝人斬足
之三指帝怒不解禁德政於元其夜開城門
以舉送還家旦日德政妻出寶物滿四牀欲以
寄人帝奄至於宅見而怒曰我府藏猶無此物
詰其所從得皆諸元賂國遂曳出斬之時妻出
拜又斬之并其子祭酒伯堅德政死後顯祖謂
羣臣曰高德政常言宜用漢除鮮卑此即合死
又教我誅諸元我今殺之爲諸元報讎也帝後
悔贈太保嫡孫三臣襲焉

昂字懷遠博陵安平人也祖挺魏幽州刺史
昂年七歲而孤伯父吏部尚書孝芬嘗謂所親
曰此兒終當遠至是吾家千里駒也昂性端直
少華沉深有志略堅實難傾動少好章句頗綜
文詞世宗廣開幕府引為記室參軍委以腹心
之任世宗入輔朝政召為開府長史時勳將親
族賓客在都下放縱多行不軌孫騰司馬子如
之門尤劇昂受世宗密旨以法繩之未幾之間
內外齊肅遷尚書左丞其年文兼度支尚書三

印獨爲冠首朝野然家之

武定六年甘露降於宮闕文武官寮同賀顯陽
殿魏帝問僕射崔暹尚書楊愔等曰自古甘露
之瑞漢魏多少可各言在代所降之處德化感
致所由次問昂昂曰案符瑞圖王者德致於天
則甘露降吉凶兩門不由符瑞故桑雉爲戒實
啓中興小鳥孕大未聞福感所願陛下雖休勿
休帝爲歛容曰朕旣無德何以當此齊受禪遷
散騎常侍兼太府卿大司農卿二寺所掌世號

蘇劇昂校理有術下無姦僞經手歷日知無不
為朝廷歎其至公又奏止橫市妄費事三百一
十四條詔下依啓狀速議以聞其年與太一少
師邢邵議定國初禮仍封華陽男又詔刪定律
令損益禮樂令尚書右僕射薛琚等三人在頌
軍府議定又勅昂云若諸人不相遵納卿可依
事啓聞昂奉勅笑曰正合生平之願昂素勤慎
奉勅之後彌自敬言勛部分科條校正今古轉廷
計卿昂本性清嚴凡見黷貨革疾之若讎以是

治獄文深世論不以平恕相許顯和幸東山百

治獄文深世論不以平恕相許顯祖幸東山百
官預讌射射堂帝召昂於御坐前謂曰舊人多
出爲州我欲以臺閣中相付當用卿爲今僕勿
望刺史卿六十外當與卿本州中間州不可得
也後九卿以上陪集東宮帝指昂及尉瑾司馬
子瑞謂太子曰此是國家柱石汝宜記之未幾
復侍讌金鳳臺帝歷數諸人咸有罪召昂曰
崔昂直臣魏收才士婦兄妹夫俱省罪過天保
十年策拜儀同燕子獻百司陪列昂在行中帝

特召昂至御所曰歷思群臣可綱紀省闕者唯
真卿一人即日除為兼右僕射數日後昂因入
奏事帝謂尚書令楊愔曰昨不與崔昂正者言
其太速欲明年真之終是除正何事早晚可除
正僕射明已即拜為真楊愔少時與昂不平顯
祖崩後遂先昂僕射除儀同三司後坐事除名
卒祠部尚書昂有風調雨_澤識崔自立擊正剛直之
名然好探揣上意感激時_主或列陰私罪失深
為顯祖所知賞發言獎護人莫之能毀議曹律

今京畿密獄及朝廷之大事多委之尚嚴猛好

令京畿密獄及朝廷之大事多委之尚嚴猛奸
行鞭撻雖苦楚萬端對之自若前者崔暹李舒
爲之親援後乃高德政寤其中表常有挾持意
色矜高以此不爲名流所服子液嗣

圖

列傳第二十二

北齊書曰三十

折

列直... 第... 二...

其... 頁... 三十一

考... 作... 三...



浙江圖書館

列傳第二十二

北齊書二十一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王昕 字和暉

館

王昕字元景北海劇人。世祖猛秦符豎丞相

家於葦華山之鄰城。父雲仕魏朝有名望。昕少篤

學。讀言太尉汝南三悅。辟騎兵參軍。善書。王出

射武。即持刀陪從。昕未嘗有依行列。好遊或

騁騎。宿昕輒棄還。恍乃令騎馬在前。了為驅

策。昕言響高拱在馬所之。志不。言其。恍悅曰

府望以此在此賢不可責也悅散髮鏡於地令諸
修事以給之所獨不拾悅又散銀錢以三
取其一悅與府寮飲酒起自移牀人垂進手所
獨執版却立悅於是作色曰我帝孫宗子帝弟
帝叔今為宴適親起囊蒞鄉是何獨為偃蹇對
曰元景位望微劣不足使殿下式瞻儀形安敢
以親王寮案從廝羞之悅謝焉坐上皆引滿
酣暢昕先起卧爾室頻召不至悅乃自詣呼之
曰懷其才而忽府士可謂仁乎昕曰商辛沉酒

曰懷其才而忽府士一可謂仁乎所曰商辛沉酒

其亡也勿忽諸府主自忽微寮以任其咎悅大笑

而去累遷由不萊太守後吏部尚書少子神隄奏言

比因多故常侍遂無負負限今以王元景等為常

侍定限八員加金紫光祿大夫武帝或時袒露

與近臣戲狎每見所即正冠而斂容焉所體素

甚肥遭喪後遂終身言氣瘠楊愔重其德業以為

人之師表遷秘書監所少與邢邵俱為元羅賓

友及守東萊邵舉室就之郡人以邵是邢果從

弟會兵將執之所以身蔽伏其上呼曰欲執邢

子才當先殺我邵乃免焉斯雅好清言詞無滯
俗在東萊獲殺其同行侶者詰之未服斯謂之
曰彼物故不歸卿無恙也反何以自明邪邵後
見世宗說此言以為笑樂所聞之故詰邵曰卿
不識造化還謂人曰子才應死我罵之極深惡
祖以斯疏誕非濟世所須罵之曰好門戶惡人
身又有讒之者曰王元曰斯母嗟永運不應遂絕
帝愈怒乃下詔徙幽州後徵還除銀青光祿大
夫判祠部尚書事帝如臨漳令嵇暉及舍人李

文師以曄賜薛農洛文師賜崔士順為奴鄭子

文師以曄賜薛曲辰洛文師賜崔士順為奴鄭子
默私謂昕曰自古無朝士作奴子默遂以昕言
啓顯祖仍曰王元景比陛下於殷紂楊愔微為
解之帝謂愔曰王元景亦博士尔語比王元景所
教帝後與朝臣酣飲昕稱病不至帝遣騎執之
見方搖膝吟詠遂斬於御前投尸漳水天保十
年也有文集二十卷子顯昕母清河崔氏學識
有風訓生九子並風流藉世號王氏九龍
弟晞字叔即小名沙弥幼而孝謹淹雅有器度

好學不倦美容儀有風則魏末隨母兄東適海
陽與邢子良遊處子良愛其清悟與其在洛兩
元書曰賢弟弥郎意識深遠曠達不羈簡於
造次言必詣理吟詠情性往往麗絕恐足下方難
為兄不假慮其不進也魏永安初第二兄暉聘
梁啓晞釋褐除員外散騎侍郎徵署廣平王開
府功曹史晞願養母竟不受署母終後仍屬鄴
遷遨遊擊洛悅其山水與范陽盧元明鍾鹿魏
志子景結侶同契往天陵山浩然有終焉之志及

西和將獨孤信入洛署爲開府記室晞稱先被
犬咬傷因篤不起有故人疑其所傷非制書勸令
起以帥復書曰辱告存念見令起疾循復眷旨似
疑吾言所傷未必是獬吾豈願其必獬但理契無
疑可一就足下疑之亦有過說足下旣疑其非獬
亦可疑其是獬其疑半矣夫若疑其是獬而營護
雖獬亦無損疑其非獬而不療儻是獬則難救
然則迥療則致萬全過不療或至一死若王臨無
可惜也則不足取旣取之便是可惜奈何奪其

萬二仁其或死且將軍威德所被颺飛霧龍方
掩八統豈在一介若必從隗始先須濟其生靈
足下何必從容為將軍言也於是方得寬俄而
信五一帝遂歸鄴齊神武訪朝廷子弟忠孝謹密
者與諸子遊晞與清河崔瞻頓丘李度范陽
盧二通首應此選文襄時為大將軍握晞等手
曰我兄弟並向成長志識未定近善狎惡不能不
移五口第成立不負義方卿祿位常亞吾兄弟若苟
使迴邪致相誣誤罪及門族非止一身晞隨神

武至晉陽。禘中外。不。昔參軍帶常山公。濱友
齊天保初。行太原郡。事于及文宣。昏逸常山。二數
諫。帝疑。一假辭於禘。欲加人。王私謂禘曰。博
士明白。尚。只。作。一條事。為。欲。相。活。亦。圖。自。全。宜。深
曲體勿怪。於眾中杖禘。二十。帝尋發怒。問禘得
杖以故。一殺。斃。鉗配甲。方。居。三年。王又固諫。爭
大被毆。捷。閉口不食。太后極憂之。帝謂左右曰
儻小兒。死奈我老母何。於是每問。王疾。謂曰。努
力強食。當以王晞還汝。乃釋禘。令往。三抱。禘曰。

吾氣力憊然恐不復相見晞流涕曰天造神明
豈令殿下遂斃此言主尊親為人兄尊為人主
安可萌校計殿下不食太后亦不食殿下縱不
自惜之惜太后乎言未卒王強坐而歛晞由是
得免徙還為王友王復錄尚書事新除官者必
詣王謝職去必辭晞言於王曰受爵受天朝拜恩
私第自古以為干紀朝廷文武出入辭謝宜一
約絕主上顛顛賴殿下扶弔異主納焉常從容謂
晞曰士之起居不恒御耳自於具臣豈可以前

奴... 結舌... 恨宜為... 撰... 草... 五... 尚... 便... 極

徐曰... 廷居不... 爾結舌... 宜為撰... 諫草... 當信便... 杜

諫晞遂... 餘事以... 切諫王... 曰今朝... 廷... 心... 欲學介... 走夫輕... 一朝之... 命狂藥... 令人不... 自警

刀箭前... 豈復識... 親疎一... 旦禍出... 理外將... 奈殿下... 家

業何奈... 三太后... 何乞且... 將順日... 慎一日... 王歎歎

不自勝... 乃至是... 乎明日... 見晞曰... 吾長夜... 九思

今便自... 意使命... 火對晞... 焚之後... 三承間... 苦諫遂

至忤旨... 亦使方... 士反接... 拔白刃... 注頸罵... 曰小子

何知欲... 以吏才... 非我... 是誰教... 汝王曰... 天下... 嗾... 不... 口

除臣謹敢有三言帝催遣捶楚亂杖扶數之會
醉卧但解介後裂黷之好遍於宗戚所往留連俾
書且作夜唯常山邱多無適而去及帝崩濟南嗣
立王請晞曰一人垂拱吾曹亦保優閑因言朝
廷實以爲怒怒具守文良士晞曰天保宜祚東宮
委一胡人公之乎覽萬機駕馭雄傑如聖德幼冲
未堪之難而使池姓出納詔命必權有所歸殿
下雖欲守藩職其可得也假令但行遂冲退自謂
呆家作守靈長不王狀然思念父之曰可以赴

我時曰周公抱成王朝諸侯攝政七年然後復

我晞曰周公抱成王朝諒侯攝政七年然後復
子明辟幸有故事惟殿下慮之王曰我安敢自
擬周公晞曰殿下今日地望欲避周公得耶王不
答帝臨發勅王從駕除詔并州長史及王至
鄴誅楊燕等詔以王爲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
事都督攝文武還至并乃延晞謂曰不早用卿
言使羣小弄權幾至傾覆今若創雖復誓清終
當何以處我晞曰殿下將往時地位猶可以名
教出處今日事勢遂關天時非復人理所及有

頃奏趙郡王毅爲左長史歸爲司馬每夜戴入
晝則不語以晞儒緩恐不允武將之意後進歸
密室曰比王侯諸貴人每見煎迫之言或違天不祥
恐當或有變及起吾正欲以法繩之歸曰朝廷比
者疎遠親戚寧思骨肉之重殿下倉卒所行非
復人臣之事芒刺在背交戟入頸上下相疑何
由可久且天道不怕虧盈迭至神幾變化形變
斯集雖執謙抱糝糠袖器便是違上玄之意墜
先帝之基王曰卿何敢發非所止言須致卿於

法晞曰竊謂天時人事向無異謀是以冒犯雷

法晞曰竊謂天時人事同無異謀是以冒犯雷霆不憚斧鉞今日得披肝膽抑亦神明攸贊王曰拯難匡輔方俟聖哲吾何敢私議幸勿多言尋有詔以丞相任重普進府僚一班晞以司馬領吏部郎中丞相從事中郎陸杳將出使臨別握晞手曰相王功格區宇天下樂推歌謠滿道物無異望杳等願披赤心而忽奉外使無由面盡短誠寸心謹以仰白晞尋送杳言王曰若內外咸有異望趙彥深朝夕左右何因都無所論

自以卿意試密與言之晞以享體因隙問彥深
曰我比亦驚此音謠每欲陳聞則口禁心戰第
既發論吾亦昧死一披肝膽因亦同勸是時諸
王公將校四方岳牧表陳符命乾明元年八月
昭帝踐祚詔晞曰何為自同外客略不可見自
今假非局司但有所懷隨宣作一牒候少隙即
徑進也因勅尚書陽休之鴻臚卿崔劭等三人
每日本職務罷並入東宮卿共舉錄歷代廢禮墜

樂職司廢置朝饗異司與服曾損或有德高傷

久在沉淪或所言眩俗妖邪害政爰及

又在沉淪或巧言眩俗妖邪害政爰及世一舟
車徵稅通塞婚井弁儀執貴賤齊衰有不便於時
而古今行用不已者或自倍利用而當毀棄者
悉令詳思以漸條奏未待頓備遇憶續聞朝晡
給與御食畢景聽還時詔官請建東宮勅未許
寧令晞就東堂監視太子冠服導引趨拜為太
子大傅晞以局司奉璽綬皇太子釋奠又氣中
庶子帝謂曰今既當劇職不得尋常舒慢也
帝將北征勅問外間比何所聞晞曰道路傳言寧

爲將行帝曰厚莫美矣南侵我未經親戎因此聊
欲習武晞曰寡人爲巡狩爲復何爾若輕有驅使
恐天下失望帝曰此懦夫常慮吾自當臨時對
豹帝使齋帥裴蔡澤主書蔡暉伺察群下好相誣
者朝亡呼爲裴蔡時二人奉車駕北征後人言
陽休之王晞數與諸人遊宴不以公事在懷帝
杖休之晞歷各四十帝斬人於前問晞曰此人
合死不晞曰罪實合死但恨其不得死地臣聞
刑人於市與衆共棄之殿廷非殺戮之所帝改容

自自今當國爲王公改之帝欲以晞爲侍中若辭

曰自今當爲王公改之帝欲以晞爲侍中苦辭
不受或勸晞勿自踈晞曰我少年以來閱要人
多矣充屈少時鮮不敗績且性實踈緩不堪時
務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
不惡及作執事官但思之爛熟耳百官嘗賜射晞中
的當得給爲一書並別有司不與晞陶陶然曰我
今可謂武有餘文不足矣晞無子帝將賜之妾
使小黃門說定言曰皇后相聞晞妻晞令妻答
妻然不言晞以手拊背而退帝聞之笑孝昭崩

袁宏殆不自勝因以羸敗武成本忿其儒緩由
是彌憐之因奏事六被劾比而雅步晏然歷東
徐州刺史祕書監武平初遷大鴻臚加儀同三
司監脩起居注待詔文林館性閑淡寡欲雖王
事鞅掌而雅操不移在并州雖戎馬填間未嘗
以世務為累良辰美景嘯咏遨遊登臨山水以
談讌為事人士謂之物外司馬常詔晉祠賦詩
曰日落應歸去魚鳥見留連忽有相王使至召
席不特至明日承一相西閣祭酒盧思道謂曰

昨被召已朱顏得不以魚鳥致怪乎思道曰

昨被召已朱顏得才以魚自無恐於所緩笑曰昨
晚陶然頗以酒漿被責卿輩亦是留連之一物
豈直在魚鳥而已及晉陽陷敗與同志避周兵
東北走山路險迫懼有士賊而晞溫酒服膏膏
不一廢棄未肯去行侶尤之晞曰草食我我行
事若不悔又作三公矣齊亡周武以晞為儀同
大將軍太子諫議大夫隋開皇三年卒於洛陽
年七十一儀同三司曹州刺史

列傳第三十三

北齊書三十一

浙江圖書館



北齊書三十一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陸法和

館

王琳

書

陸法和不知何許人也隱於江陵百里洲衣食
居處一與苦行沙門同者老自幼見之容色常
不定人莫能測也或謂自出嵩高遍遊遐迹既
入荊州汶陽郡高要縣之紫石山無故捨所居
山俄有蠻賊文道期之亂時人以為預見萌兆

及侯景始告降於梁法和謂南郡朱元英曰貧
道共擅越擊侯景去元英曰侯景為國立効師
云擊之何也和曰正自如此及景渡江法和
時在青谿山元英往問曰景今圍城其事云何
法和曰凡人取果宜待熟時不撩自落擅越但
符侯景熟何勞問也固問之乃曰亦剋亦不剋
景遣將任約擊梁湘東主於江陵法和乃詣湘
東乞征約召諸蠻弟子八百人在江津二日便

湘東遣胡僧始領千餘人與僧行法和及艦

大矣曰無且里兵馬江陵多社僧俗相祈禱

大笑曰無日里兵馬江陵多福竹福人俗恒所祈禱
曰法和軍出無復一驗人以爲神比且從行故也
至赤沙湖與約相對法和棄輕艇不介胄沿流
而下去約軍一里乃還謂將士曰聊觀彼龍睡
不動吾軍之龍其自踊躍即攻之若得待明日
當不損客軍一人而破賊然有惡處遂縱火舫
於前而逆風不便法和執白羽麾風風勢即返
約衆比且見梁兵步於水上於是大潰皆投水而
死約逃竄不知所之法 and 曰明日午時當得及

期而未得人問之法和曰吾前於此洲水乾時
建一刹語檀越等此雖為刹實是賊標今何不
向標下求賊也如其言果於水中見約抱刹仰
頭裁出鼻遂擒之約言求就師目前死法和曰
檀越有相必不兵死且於王有緣汝無他慮王
於後當得檀越力耳湘東果釋用為郡守及魏
陵約以兵赴救力戰焉法和既平約往進

陵謂曰貧道已斷侯景屠臂其

任自然平矣無足可慮

任皇示自然平矣無足可慮蜀將至法利謹守
巫峽待之乃摠諸軍而往親運石以填江三日
水遂分流滿之以鐵鎖武陵王紀果遣蜀兵來
渡峽口勢感進退不可書琳與法和經略一戰
而殄之軍次白帝謂人曰諸葛孔明可謂名將
言曰見之此城旁有其埋弩箭鏃一斛許因揮
矢今滿之如其言又嘗至襄陽城北大樹下書
方二尺令弟子掘之得一龜長尺半以杖叩
之曰沒欲出不能得已數百歲不逢我者豈見

天日乎爲血又三歸龜乃入草初八疊山多惡疾
人法和爲聖不藥療之不過三服皆差却來爲弟
子山中毒虫猛獸法和授其禁戒不復噬螫所
泊江湖必於峯側結表云此處放生漁者皆無
所得才有少獲輒有大風雷舟人懼而放之風
雨乃定晚雖將兵猶禁諸軍漁捕有竊違者中
夜猛獸必來欲噬之或立其舟纜有小弟子戲
截虵頭來詣法和法和曰汝何意殺虵因指以
示之弟子乃見虵頭非誇誇而不落法和使識

海爲地作功德又有人以牛試刀一下而頭斷

悔為蛇作功德。又有人以牛試刀一下而頭斷
來詣法和。法和曰：有一斷頭牛就鄉徵命，殊急。
若不為作功德，一月內報至。其人弗信。少日果
死。法和又為人置宅圖墓，以避禍求福。嘗謂人
曰：勿繫馬於碓。其人行過鄉曲門側，有碓因繫
馬於其椽，入門中。憶法和戒，走出將解之。馬已
斃矣。梁元帝以法和為都督郢州刺史，封江業
縣公。法和不稱臣，其啓文朱印名上，自稱司徒。
梁元帝謂其僕射王褒曰：我未嘗有意用陸為

三公而自稱何也襄曰彼旣以道術自命容是
先知梁元帝以法和功業稍重遂就加司徒都
督刺史如故部曲數千人通呼爲弟子唯以道
術爲化不以法獄加入又列肆之內不立市丞
牧佐之法無人領受但以空檻箠在道間上開
一孔受錢賈客店人隨貨多少計其估限自委
檻中行掌之司少方開取條其孔目輸之於庫
又法和平常言若不出口時有所論則雄辯無
敵然猶帶蠻音善爲攻戰具在江夏大聚兵艦

欲襲襄陽而入武關梁元帝使止之法和曰法

敵然猶帶靈立日善為攻戰具在江夏大聚兵繼

欲襲襄陽而入武關梁元帝使止之法和曰法
和是求佛之人尚不希釋梵天王坐處豈親王
位但於空王佛所與主館有香火因緣見之人
應有報至故求援耳今既被疑是業定不可改
也於是設供食具大饅頭餅及魏饗兵法和自
郢入漢口將赴江陵梁元帝使人逆之曰此自
能破賊但鎮郢州不須動也法和乃還州聞其
城門着鹿白布衫布袴邪巾大繩束腰坐畫席
終日乃脫之及聞梁元帝敗滅復取前凶服着

之吳江受馬梁人入魏果見饒新高法和始於
百里洲造三王寺既架佛殿更以鐵梁柱曰後四
十許年佛法皆遭雷電此寺幽僻可以免難及
魏平荊州宮室焚燼摠管欲發取三王佛殿燹
其材短乃停後周氏滅佛法此寺隔在陳境故
不及難元保六年春清河王岳遣軍臨江法和
舉州入齊文宣以法和為大都督十州諸軍事
大尉公西南大都督五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安
州郡公宋莅為郢州刺史官討如故位弟等

故齊明帝時寺義同三王州刺史義興縣公梁將

散騎常侍儀同三司湘州刺史義興縣公梁將
侯瑱來逼江夏齊軍棄城而返法和與宋蒞兄
弟入朝文宣聞其奇術虛心相見備三公國書
於城南十二里供帳以待之法和遙見鄴城下
馬高步卒術謂曰公旣爲王歸誠王上虛心相
待何爲作此術法和手持香爐步從路三三於
館明日引見給通憶油絡繹車伏身白人詣闕
通名不稱官爵不稱臣但云荆山居士文宣宴
法和及其徒屬於昭陽殿賜法和錢一百萬物千

後漢書第一區田一百頃奴婢二百人生資什物
籍是宋菴千段其餘儀同刺史以下各有差法
和所得奴婢盡免之曰各隨緣去錢帛散施一
日便盡以官所賜宅營佛寺自居一房與凡人
無異三年間壽為太尉世猶謂之居士無疾而
告弟子死期至時燒香禮佛坐繩牀而終浴訖
將歛屍小縮止三尺許未宣令開棺視之空棺
而已法和書其所居壁土而塗之及剝落有文曰
十年天子為尚可百日天子急如火周年天子

十年天子為尚河百日天子急知火厲生一八子
進代生三日一丑生三天兩天共五年訪者以

為婁太后生三天子自孝昭即位至武成傳位

後主共五年為法和在制鄴育少姬年可二十

餘自稱越姥身披法服不嫁恒隨法和京西或

與其私通十有餘年今者賜棄別更他淫有司

考驗並實越姥因爾改適生子數人

王琳字子珩會稽山陽人也父顯嗣梁滿京王

國常侍琳本六家元帝居藩越姥並入後廢

見幸琳由此未弱冠得在左右少好武遠為將

師太清二年侯景渡江遣琳獻米言阿石未至都
 城陷乃中江沉米輕舸還荊州稍還岳陽內史
 以軍功封建寧縣侯侯景遣將宋子仙據郢州
 琳攻剋之擒子仙又隨王僧辯破景後拜湘州
 刺史琳果勁絕人又能傾身下士所得賞物不
 以入家麾下萬人多是江淮群盜平景之勲與
 社舍寵俱為第一恃寵縱暴於建業宗王僧辯甚之
 不可懼將為亂啓請誅之琳亦疑禍令長史陸

納率部曲前赴湘州身徑上江陵將謂納等

日吾若不返子將安之咸曰死相報汝而別

納率部曲前赴相州身經上五

曰吾若不返子將安之咸曰

及至帝以下吏而廷尉卿黃

宣喻琳軍陸納等及軍人並

命乃執黃羅漢殺張載載性

州疾之如讎故納等因人

繞而走賜盡氣絕又嘗

遣王僧辯討納等敗走長沙

武陵王與又甚盛江陵

啓申琳罪請復本位永為奴婢

卷一百一十四

示之納等投戈但拜舉軍皆哭曰乞王郎入城即
出及放琳入納等乃降湘州平仍復大位使琳
拒蕭紀紀平授衡州刺史梁元性多忌心以琳所
部甚衆又得衆心故出之嶺外又受都督廣州
刺史其友主書李膺帝所任遇琳告之曰琳蒙
拔擢常欲畢命以報國恩今天下未平遷琳嶺

外如有萬一一盧安得琳力忖官正疑分望未有
恨可尋與官爭爲帝乎可不以林爲維州刺史

行若敬言急動

使鎮武寧琳自放兵作民為國後

行若警急動

靜相知孰若遠棄嶺南相去萬里

一有變將

欲如何琳非願長坐荆南正以國

引如此耳膺

然其言不敢啓故遂率其眾鎮嶺

南沮元為魏

國逼乃徵琳赴援除湘州刺史琳

師次長沙知

魏平江陵已立梁王警乃為梁元

舉哀三軍縞

素遣別將侯平率舟師攻梁琳屯

兵長沙傳檄

諸方為進趨之計時長沙藩王蕭

韶及上游諸

將推琳主盟侯平雖不能渡江頻

破梁軍又以

將討之不克

又師老兵疲不能進乃遣使奉表詣齊并獻馴

象又使獻欵于魏求其妻于不克臣于梁陳霸

先既殺王僧辯推立敬帝以僧辯司空徵琳不

從命乃大營樓艦將圖一舉

每行戰艦以千數一野江武帝遣將侯

安都周文育等誅琳乃受梁禪

敗乎師無名矣逆戰於沌口琳垂

而麻毛之禽安都文育其餘無所

人北月恩軒之鏡安都文育其餘無所

一人皆恩斬之鑿安者文去月真

環所坐艦中令

一閣監守之琳乃移湘州軍府

就郢城帶甲

十萬練兵於白水浦琳巡軍而言

白可以為勤

三之師矣温太真何人哉

帥熊曇朗周

追懷貳琳遣李孝欽樊

于頃同討之三

將軍敗並為敵所囚安者文

盡逃還建業

初魏剋江陵之時永嘉王

八七歲逃匿人

家後琳迎還湘中衛送東下

帝立出質于

齊請納莊為梁主文宣遣兵

援送仍遣兼中書

今李詢驗無拜琳為梁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

尚書事舍人辛慈游誑之等齊書江表宣勞

自琳以下皆有頒賜琳乃遣兄子以寶真率所部

十州刺史子弟赴鄴奉莊纂梁祚於郢州莊授

琳侍中使持節大將軍中書監政封安城郡公

其餘並依齊朝前命及陳霸先即位琳乃輔莊

次于濡須口齊遣楊州道行臺慕容儼率衆臨

江為其聲援陳遣安州刺史吳明徹江中夜上

守龍宮魚成林遣已夜入平仁山以之明徹董

以身免琳兵田心東下陳忠司司空侯安都等所之

以身免琳兵思東下陳浩司空侯安都等所之
侯瑱等以琳軍方盛引軍入蕪湖避之時西南
風忽至琳謂得天道將奪取揚州侯瑱等徐出
蕪湖躡其後比及兵交西南風翻為瑱用琳兵
放火燧以擲舡者皆反號其舡琳舡艦潰亂兵
士透水死十二三其餘皆棄舡上岸為陳軍所
殺殆盡初琳命左長史袁泌御史中丞劉仲威
同典兵侍御莊及軍敗泌遂降陳仲威以莊授
麻止陽琳尋與莊同降鄴都孝昭帝遣琳密合肥

鳩集義故更圖進取琳乃繕艦分遣招募淮南
儉楚皆願戮力陳合州刺史裴景暉琳兄珉之
壻也請以私屬道引齊師孝昭委琳與行臺右
丞盧潛率兵應赴沉吟不決景暉懼事泄挺身
歸齊孝昭賜琳璽書令鎮壽陽其部下將帥悉
聽以行乃除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楊
州刺史封會稽郡公又增兵秩兼給饒吹琳水
陸戒嚴將觀豐而動屬陳氏結好於齊使琳更
聽後圖琳在壽陽旣行臺尚書盧潛不協更相

是非被召還

聽後圖琳在... 是非被召還鄴武成弘而不問除滄州刺史後
以琳爲特進侍中所居屋脊無故剝破出赤蛆
數升落地化爲血蠕蠕而動又有龍出於門外
之地雲霧起晝晦命陳將吳明徹來寇帝勅領
軍將軍尉破胡等出援秦州令琳共爲經略琳
謂所親曰今太歲在東南歲星居斗牛分太白
已高皆利爲客我將有喪又謂破胡曰吳兵甚
銳宜長策制之慎勿輕鬪破胡不從遂戰軍大
敗琳單馬突圍僅而獲免還至彭城帝令便赴

壽陽并許召募又進封琳巴陵郡王陳將吳明
徹進兵圍之堰淝水灌城而皮景和等屯於淮
西竟不赴救明徹晝夜攻擊城內水氣轉侵人
皆患腫死病相枕從七月至十月城陷被執百
姓泣而從之吳明徹恐其爲變殺之城東北二十
里時年四十八哭者聲如雷有一叟以酒脯來
酌盡哀收其血懷之而去傳首建康懸之於
市琳故吏梁驃騎府倉曹參軍朱瑒致書陳尚
書僕射徐陵求琳首曰竊以朝市遷貿傳骨

之風歷運推移表也貞之跡故典午將滅徐廣

魏僕射徐陵求琳首曰竊以朝市遷移留傳骨
體之風歷運推移表忠貞之跡故典午將滅徐廣
爲晉家遺老當塗善謝馬孚稱魏室忠臣用能
播美於前書垂名於後世梁故建寧公琳洛濱
餘曹沂州舊族立功代邸効績中朝當離亂之
辰摠方伯之任公乃輕躬殉主以身許國寔是追
蹤於往彥信踵武於前脩而天厭梁德上思臣
繼徒蘊包胥之念終邁葛弘之音泊王業光啓
鼎祚有歸於是遠跡山東寄命河北雖輕旅臣
之歎猶懷客鄉之禮感茲知己忘此捐軀至使

身沒九泉頭行千里誠復馬革裹屍遂其生平
 之志原野暴骸會彼人臣之節然身首異處有
 足悲者封樹靡上良可愴焉瑒早遭末席降薛
 君之吐握荷魏公之知遇是用靈沼巾雨袂痛可
 識之顏回腸疾首切猶生之面伏惟聖恩博厚
 明詔爰發赦王經之哭許田橫之葬瑒雖芻蕘
 竊亦有心琳經蒞壽陽頗存遺愛曾遊江右非
 無餘德比肩東閣之吏繼踵西園之賓願歸彼
 境還各宅安無瓜瓠責死在故舊王維樂已存
 詩

三桓氏自陞漢之人。近古者曰王維等。已有論。片
仰蒙制議不遂。所陳昔康公告逝。即泔川而建
塋。域孫叔去亡。仍芍陂而植楸。槓由此言之。抑
有其例。不使壽春城下。唯傳報葛之人。滄州島
上。獨有悲田之客。昧死陳祈。伏待刑憲。陵嘉其
志節。又明徹亦數夢琳。求首竝為。故陳主而許
之。仍與開府儀同。主簿劉韶。蕭憲等。持其首。還于
淮南。權瘞八公山側。義故會葬者。數千人。瑒等
乃問道北歸。別議迎接。尋有揚州人茅知勝等。

五人密送葬柩達于鄴贈十五州諸軍事揚州
刺史侍中特進開府錄尚書事諡曰忠武王葬
給輜輶車琳體兒閑雅立髮委地喜怒不形於
色雖無學業而強記內啟軍府佐吏千數皆識
其姓名刑罰不濫輕財愛士得將卒之心少在
將帥屢經喪亂雅有忠義之節雖本圖不遂鄴
人亦以此重之待遇甚厚及敗為陳軍所執吳
明徽欲全之而其下將領多琳故吏爭來致請
并州次其給明徽由是已心之故及於難當時田夫

與不知莫不為之歔歔流泣觀其誠信

野老先與不知莫不為之歔歔流泣觀其誠信
感物雖李將軍之恂恂善誘殆無以加焉琳十
七子長子敬在齊襲王爵武平末通直常侍第
九子衍隋開皇中開府儀同三司大業初平於
渝州刺史



列傳第二十四
江
北齊書三十二



浙



列傳第二十五

世宗實錄三十二

隋太子通事 告人李百藥 撰

蕭明

館

蕭祗

書

蕭退

圖

蕭放

汪

徐之才

蕭明蘭陵人梁武帝長兄長沙王懿之子
在其本朝甚為梁武所重少歷顯職

封須陽侯太清中以為豫州刺史梁主既納
侯景詔明率水陸諸軍趨彭城大圍進取又
命兗州刺史南康嗣王會理摠馭羣帥指
授方略明渡淮未幾官軍破之盡俘其衆魏
帝升門樓觀引見明及諸將帥釋其桎梏於
晉陽世宗禮明甚重謂之曰先王與梁主和
好十有餘年聞彼禮佛文尚巾云奉為魏主
并及先王此甚且是梁主厚意不謂一朝失信
致此紛擾自出師薄伐無戰不克無城不陷

今自欲和北豈足力口出境上之車可知非梁主本心

今自欲和非是力不出境上之車。知非梁主本心。當是侯景違命扇動耳。侯可遣使諮詢。若猶存先王分義。重成通和者。吾不敢違先王之旨。侯及諸人並即放還。於是使人以明書告梁主。梁主乃致書以慰世宗。天保六年。梁元為西魏所滅。顯祖詔立明為梁主。前所獲梁將湛海珍等皆聽從。明歸令。上黨王率眾以送。是時梁太尉王僧辯司空陳霸先在建康。推立安王方智為丞相。顯祖賜僧辯霸先璽書。曰。僧辯未奉詔。上

黨王遣軍明又與僧辯書往復再陳禍福僧
辯初不納既而上黨王破東關斬裴之橫江表
危懼僧辯乃啓上黨求納明遂舟艦迎接上饗
梁朝將士及與明刑牲歎無戰書而盟於梁與
東度齊師北反侍中裴英起衛送明入建康遂
稱尊號改承聖四年爲天成二年大赦天下宇
文黑獺賊咎等不在赦例以刀智爲太傅授王
僧辯大司馬明上表遣第二息章馳到京都拜
謝宮闕冬霸先龍衣殺僧辯復立方智以明爲太

傳建安王雲朝... 未朝... 云僧辯陰謀篡竊逆故

傳建安王霸先奉表朝廷云僧辯陰謀篡竊逆故
誅之方智請稱臣永爲藩國齊遣行臺司馬恭
及梁人盟於歷陽明年詔徵明霸先猶稱藩將
遣使送明會明疽發背死梁將王琳在江上與
霸先相抗顯祖遣兵討梁永嘉王蕭莊主梁祀
九年二月自盜城濟江三月即帝位於郢州年
號天啓王琳總其軍國追諡明白皇帝明年莊
爲陳人所敗遂入朝封爲侯朝廷許以興復竟
不果後主亡之日莊在鄴歿氣而死

蕭祗字敬武梁武弟南平王偉之子也少聰敏
美容儀在梁封定襄侯任東揚州刺史于時江
左承平政寬人慢祗猶莅以嚴切梁武悅之遷
北兗州刺史太清二年侯景圍建鄴祗聞臺城
失守遂來奔以武定七年至鄴文襄令魏收邢
邵與相接對歷位太子少傅領平陽王師討清
河郡公齊天保初授右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
時梁元帝平侯景復與齊通好文宣欲放祗等
還南俄而西魏克江陵遂留鄴都立贈中書監

車衛大將軍揚州刺史

蕭退梁武帝弟司空鄱陽王恢之子也退在梁封湘潭侯位青州刺史建鄴陷與從兄祗俱入東魏齊天保中位金紫光祿大夫卒子恢深沉有禮樂善好學攻苦隸書南土中稱爲長者歷著作佐郎待詔文林館卒於司徒從事中郎

蕭放字希逸隨父祗至鄴祗卒放居喪以孝聞所居廬室前有慈烏來集各據一樹爲巢自午以前馴庭飲啄午後更不下樹每臨時舒翅悲

鳴全似哀泣家人則之未常有闕時以為至孝
之感服闋襲爵武平中待詔文林館放性好文
詠頗善丹青因此在宮中披覽書史及近世詩
賦監畫工作屏風等雜物見知遂被眷待累遷
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

徐之才丹陽人也父雄事南齊位蘭陵太守以
醫術為江左所稱之才幼而雋發五歲誦孝經
八歲略通義旨曾與從兄康造梁太子詹事汝
南周捨宅聽老子捨為設食乃戲之曰徐郎不

用心思義而但事舍平之才答曰蓋聞聖人虛

南周捨乞乞聽老乞捨爲設食乃試之曰徐郎不

用心思義而但事食乎之才荅曰蓋聞聖人虛
其心而實其腹捨嗟賞之年十三召爲太學生
粗通禮易彭城劉孝綽河東裴子野吳郡張嶷
等每共論周易及喪服儀酬應如響咸共歎曰
此神童也孝綽又云徐郎燕頰有班定遠之相
陳郡袁昂領丹陽尹辟爲主簿人務事宜皆被
顧訪郡廨遭火之才起望夜中不著衣披紅服
帕出矣映光爲昂所見功曹白請免職昂重其
才術仍特原之豫章王綜出鎮江都復除豫章

王國右常侍又轉綜鎮北主簿及綜入魏三軍
散走之才退至呂梁橋斷路絕遂為魏統軍石
茂孫所止綜入魏旬月位至司空魏聽綜收斂
僚屬乃訪之才在彭泗啓魏帝云之才大善醫
術兼有機辯詔徵之才孝昌二年至洛勅居南
館禮遇甚優塞子踐啓求之才還宅之才藥石
多効又關涉經史發言辯捷朝賢競相要引為
之延譽武帝時封昌安縣侯天平中齊神武徵
赴晉陽常在內館禮遇稍厚武定四年自散騎

赴晉陽常在內館禮遇稍厚武定四年自散騎

常侍轉祕書監文官作相普加黜陟楊愔以其

南土之人不堪典祕書將受金紫光祿大夫以

魏收代領之之才甚快狹不平之才少解天文

兼圖讖之學共館客宗景業參校吉凶知午年

必有革易因高德政啓之文宣聞而大悅時自

婁太后及勳貴臣咸云關西既是勅敵恐其者

挾天子令諸侯之辭不可先行禪代事之才獨

去千人逐兔一人得之諸人咸息須定大業何

容翻欲學子人又援引證據備有條目帝從之登

後彌見親密之才非唯醫術自進亦為首唱
 禪代又戲謔滑稽言無不至於是犬被狎昵尋
 除侍中封池陽縣伯見文宣政令轉嚴求出除
 趙州刺史竟不獲述職猶為弄臣皇建二年除
 西兗州刺史未之官武明皇后不豫之才療
 之應手便愈孝昭賜采帛千段錦四百匹之才
 既善醫術雖有外授頃節徵還既博識多聞由
 是於方術尤妙大寧二年春武明太后又病之
 才弟之範為尚藥典御勅令診候內史皆令呼

太后為石波女生並有少忌故改名以厭制之範出

太后爲石婆蓋有以忌故改名以厭制之範出
告之才曰童謠云同里跛求伽豹祠嫁石婆斬
冢作媒人唯得一呈呈紫纒靴今太后忽改名私
所致恠之才曰跛求伽朝言去已豹祠嫁石婆
豈有好事斬冢作媒人但令合葬自斬冢唯得
紫纒靴者得至四月何者紫之爲字此下系纒
者孰當在四月之中之範問靴是何義之才曰
靴者革旁化寧是久物至四月一日后果崩有
人患脚跟腫痛諸醫莫能識之才曰給精疾也

由乘舡入海垂脚水中疾者曰實曾如此之才
爲剖得蛤子二大如榆莢又有以骨爲刀子乾
者五色班斲之才曰此人瘤也問得處云於古
冢見髑髏額骨長數寸試削視有文理故用之
其明悟多通如此天統四年累遷尚書左僕射
俄除兗州刺史特給鏡吹一部之才醫術最高
編被命召武成酒色過度恍惚不恒曾病發自
云初見空中有五巴物稍近變成一美婦人去
地數丈亭亭而立食頃變爲一女子云此

色欲多大虛所致即處濕方服一劑便覺稍遠

色欲多大虛所致即處濕方服一劑便覺稍遠
又服還變成五色物數劑渴疾竟愈帝再發動
斬之遣騎追之針藥所加應吐時必効故類有端執
之舉入秋武成小定史不為發動和士聞欲依次
轉進以之才附籍充州郎是本屬遠奏附除刺
史以胡長仁為右僕射及十一月帝又病動語士
開云恨用之才外任使我辛苦其分八日勅驛
追之才帝以十日崩之才十一日方到既無所
及復還赴州在職無所侵暴但不甚閑法理頗

亦踈慢用捨自由五年冬必以主徵之才尋左僕
射闕之才白自可復禹之志顯武平元年董除尚
書左僕射之才於和士開吐降令宣母子曲盡卑
狎一家苦疾救護百端由是遷尚書曰今封西陽
郡王祖珽執政除之才侍中太子太師之才恨
曰子野沙汰我珽自疾故以師曠比之之才聰
辯強識有兼人之敏尤好劇談體語公私言聚
多相嘲戲鄭道育常巾戲之才為師公之才曰既
為汝師又為汝公在三之以我頓居其兩又朝王

新...云有言則...近大便狂加頸足而為馬施

為汝師又為汝公在三之... 我頭... 兩入朝王

斯姓云有言則 近大便狂加頸足而為馬施

角尾而為羊盧 元明因戲之才云卿姓是去入

人名是字之誤 以答云卿姓在亡為盧在巨為

虛牛勇則為膚 養馬則為驢 又嘗與朝士出游

遙望羣犬競走 諸人試令目之之才即應聲云

為是宋鵲為是韓盧為逐李斯東走為負帝

女南徂李諾於廣坐因稱其父名曰卿嗜能熊白

生一否之才曰平耳又曰卿此言於理平否諾處

出避之道逢其甥高德正德正曰舅顏色何不

悅詣告之故德正徑造坐席連索熊白之才謂
坐者曰箇人諱底衆莫知之才曰生不爲人所
知死不爲人所諱此何足問唐豈白建方貴時
人三言云并州赫赫唐與白之才蔑之元日對豈
爲諸令史祝曰見卿等位當作唐白又以小史
好爵筆故嘗執管就元文遙口曰借君齒其不
遜如此歷事諸帝以戲狎得寵武成生齟牙問
諸醫尚樂典御鄧宣文以實對武成怒而撻之

之才拜賀曰此是知言才主留牙者聰明

長壽武成悅而賞之爲僕射時語人曰我在江

長壽武成悅而賞之為僕射時語人曰我在江
東見徐勉作僕射朝士莫不佞之今我亦是徐
僕射無一人佞我何由可活之才妻魏廣陽王
妹之才從文襄求得為妻和士開知之乃淫其
妻之才遇見而避之退曰妨少年戲笑其實縱
如此年八十卒贈司徒公錄尚書重立謚曰文明
長二林字少卿太尉司馬次子同鄉太子庶子
之才以其無學術每歎去終恐同廣陵諸公矣弟
之範亦醫術見知位太常卿特聽龍表之才

西陽王入周授儀同大將軍開皇年中卒

列傳第二十五

北齊書三十三

此卷與北史同

浙江圖書館

列傳第二十六

北齊書三十四

列傳第二十六

北齊書三十四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

楊愔

燕子獻

宋欽道

鄭願

楊愔字遵彥小名秦王弘農華陰人父津魏時
累為司空侍中愔兒童時口若不能言而風度
深敏出入門閭未嘗戲弄六歲學史書十一受
易好左氏春秋幼喪母曾詣舅源子恭子恭與
之飲問讀何書曰誦詩子恭曰誦至渭陽未邪
愔便號泣感噎子恭亦對之獻敬遂為之罷酒

子恭後謂澤曰常謂秦王不甚察惠從今已後
更欲刮目視之惜一門四世同居家善隆盛昆
季就學者三十餘人學庭前有柰樹實落地羣
兒咸爭之惜頽然獨坐其季父暉適入學館見
之犬用嗟異顧謂賓客曰此兒恬裕有我家風
宅內有茂竹遂為惜於林邊別葺一室命獨處
其中常以銅盤具盛饌以飯之因以督厲諸子
曰汝輩但如遵彥謹止俱自得竹林別室銅盤重
肉之食惜從父兄黃明門侍郎是特相器重曾謂

曰此兒
駒齒未落已
定我家龍文
更十歲後

曰此兒駒齒未落已定我家龍文更十歲後
求之千里外是嘗與十餘人賦詩惜一覽便
誦無所遺失及長能清言美音制風神後悟容
止可觀人士見之莫不驚異有識者多以遠大許
之正光中隨父之并州性既恬默又好山水遂
入晉陽西懸雍瓦山讀書孝昌初津為定州刺史
惜亦隨父之職以軍功除羽林監賜爵魏昌男
不拜及中山為社洛周陷全家被囚繫未幾洛
周滅又沒葛榮榮欲以女妻之又逼以偽職惜

乃託疾密含牛血數合於衆中吐之仍俾暗不
語榮以爲信然乃止永安初還洛拜通直散騎
侍郎時年十八元顥入洛時愔從父兄侃爲北
中郎將鎮河梁愔適侃處便屬乘輿矢守夜至
河侃雖奉迎車駕北渡而潛欲南奔愔固諫止
之遂相與扈從達建州除通直散騎常侍愔以
世故未夷志在潛退乃謝病與友人中直侍郎
河間邢邵隱於嵩山及北壯帝誅爾朱榮其從兄
侃參謀帷幄朝廷以其久津爲并州刺史北道

大行皇帝... 任有... 楊寬者求義從...

大行皇帝情隨之任有郢鄆又楊寬者求義從出
藩情請津納之俄而尋莊幽出情時適欲還都
行這部鄆過楊寬家為寬所執至相州見刺史
劉誕以情多名家盛德甚相哀念付三史慕容白
澤禁止焉遣隊主蓋榮貴防禁送都至安陽亭
情謂榮貴曰僕家世忠臣翰誠魏室家亡國破
一至於此雖曰囚虜復何面目見君父之讎得
自縊於一繩傳首而去君之惠也然榮貴深相憐
感遂與俱逃情乃投高昂兄弟榮既落官軍六載屬

神武至信都遂投刺轅門便引見贊揚與還隙
訴家禍言辭哀壯涕泗橫集神武爲之改容即
署行臺郎中大軍南攻鄴揚寬於馬前叩頭請
罪愴謂曰人不識恩義蓋亦常理我不恨卿無
假驚怖時鄴未下神武命愴作祭天文燎畢而
城陷由是轉大行臺右丞于時霸圖草創軍國
務廣文檄教令皆自愴出及崔悽遭離家難以
其禮自居所食唯鹽菜而已哀毀骨立神武愍
之恒相開慰及韓陵一戰愴每陣先登朋儕感

其怪數曰楊氏儒生人下遂云爲武士仁者必勇定

其怪歎曰楊氏儒生也遂為武士仁者必勇定
非虛論頃之表請解職還葬一門之內贈太師
太傅丞相大將軍者二人太尉錄尚書及中書
令者三人僕射尚書者五人刺史太守者二十
餘人追榮之盛古今未之有也及喪柩遂發吉
凶儀衛亘二十餘里會葬者將萬人是日隆冬
盛寒風雲四嚴厚惜跣步號哭見者無不哀之尋
徵赴晉陽仍居本職惜從兄幼鄉為鼓州刺史
以宣言片言見誅惜聞之悲懼因哀感發疾後

取急就鴈門溫湯療疾郭秀素害其能因致書
恐之曰高王欲送卿於帝所仍勸其逃亡情遂
棄衣冠於水濱若自沉者變易名姓自稱劉士
安入高山與沙門曇謨徵等屏居削迹又潛之
光州因東入田橫島以講誦爲業海隅之士謂
之劉先生太守王元景陰佑之神武知情在遣
情從兄寶猗齎書慰喻仍遣出州刺史奚息雲
令搜訪以禮發遣神武見之悅除太原公關府
司馬轉長史復授人行高右丞封華陰縣侯遷

黃門侍郎妻以庶女又兼散騎常侍爲聘

梁使至碣礮戍州內有惜家舊佛寺精廬禮拜
見太傅容像悲感慟哭歔血數升遂發病不成
行輿疾還鄴久之以本官兼尚書吏部郎中武
定末以望實之美超拜吏部尚書加侍中衛將
軍侍學典選如故天保初以本官領太子少傅
別封陽夏縣男又詔監太史遷尚書右僕射尚
恭原長公主即魏孝靜后也會見有雉集舍舍又
拜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改封華山郡公

九年徙尚書令又拜特進驃騎大將軍十年封
開封王文宣之崩百僚莫有下淚惜悲不自勝
濟南嗣業任遇益隆朝章國命一人而已推誠
體道時無異議乾明元年二月爲昭帝所誅時
年五十大統末追贈司空惜貴公子早著聲譽
風表鑒裁爲朝野所稱家門遇禍唯有一弟一
妹及孫兒女數人撫養孤幼慈旨溫顏咸出人
衣重義輕財初後賜與多散之親族羣從弟姪
千數人竝待而舉火頻遭逆厄冒履艱危一殮

之惠酬答必重姓

之儲拾而不問與選二十

餘年將大擢人倫以

已任然取士多以言貌時

致謗言以為惜之用人似貧士市瓜取其大者

惜聞不屑焉其聰記強識半面不忘每有所召

問或尊稱姓或尊稱名圖有誤者後有選人嘗

漫漢自言猥賤獨不見識惜曰卿前在元子忌

坊騎秃尾草驢經見我不下以方勳郭面我何

不識卿漫漢敬為服人調之曰名以定體漫漢果

自不虛又令吏唱人名誤以盧士深為士琛士

深自言悟曰盧郎王潤所以從王自尚公主後
衣紫羅袍金鑲大帶遇李庶頗以爲耻謂曰我
此衣服都是內裁既見子將不能無愧及居端
揆權綜機衡千端萬緒神無滯用自天保五年
已後一人喪德維持匡救實有賴焉每天子臨
軒公卿拜授施號發令宣揚詔毋惜辭氣溫辭
神儀秀發百僚觀聽莫不悚動自居大位門絕
私交輕化貝財重仁義我前後賞賜積累巨萬散之
九族架篋之中唯有書數千卷太保平原王隆

恐與信隣宅惜嘗見其門公有富胡數人謂左
曰我門前幸無此物性周密畏慎恒若不足
每聞後命愀然變色文宣大漸以公而山長廣二
王位地親逼深以後事爲念信與尚書右僕射
平秦王歸彥侍中燕子獻黃門侍郎鄭子默受
遺詔輔政並以二王威望先重咸有猜忌之心
初在晉陽以大行在殯天子諒闇議令常山王
在京館欲奏之事皆先諮決二旬而止仍欲以
常山王隨梓宮之鄴留長廣王鎮晉陽執政復

生疑貳兩王又俱從至于鄴子獻立計欲處太
皇太后於北宮政歸皇太后又自天保八年已
來爵賞多濫至是愔先自表解其開府封王諸
叨竊恩榮比自從黜免由是屢寵失職之徒盡歸
心二叔高歸彥初雖同德後尋反動以疎忌之
跡盡告兩王可朱渾天和又每云若不誅二王
少主無自安之理欽道固奏帝稱二叔威權既
重宜速去之帝不許曰可與令公共詳其事愔
等議出二王爲刺史 帝仁慈恐不可所奏乃

通啓皇太后具奏安人已有官人李昌儀者北豫
州刺史高仲密之妻生仲密事入官太后與昌
儀宗情甚相昵愛太后以啓示之昌儀密啓太
皇太后情等又議不可合二王俱出乃奏以長
廣王為大司馬并州刺史常山王為太師錄尚
書事及二王拜職於尚書省大會百僚情等並
將同赴子默止之云事不可言不可輕脫慎云
三王等至誠體國豈有常山拜職有不赴之理何
為忽有此慮長廣且伏家值數十人於錄尚書

卷之四十五

後室仍與席上勳貴數人相知并與諸勳貴約
行酒至酒等我各勸雙盃彼必致辭我曰提
酒二曰提酒三曰何不提爾輩即提及宴如之
信大喜曰諸王構心欲殺忘良邪尊天子削諸
侯赤心奉國未應及此帶山王欲緩之長廣王
曰不可於是情及王和欽道皆被拳杖亂毆擊
頭面血流各十人持之使薩孤康買執子默於
尚藥局子默曰不用智者言以至於此豈非命
也二叔率高歸彥賀拔仁斛律金擁情等唐突

也二叔率高歸彥賀拔仁斛律金擁惜等皆宮突
入雲龍門見都督叱利騷招之不進使騎殺之
開府成休寧拒門止彥賀拔仁斛律金擁惜等
唐突喻之乃得入送惜等於御前長廣王及歸
彥在朱華門外太皇太后臨昭陽殿太后及帝
側立常山王以搏叩頭進圖而言曰臣與陛下骨
肉相連楊遵彥等欲擅朝權威福自己王公以
還皆重足屏氣共相脣齒以成亂階若不早圖
必為宗社之害臣與湛等為國事重者賀拔仁斛
律金等惜獻白皇帝其業共執遵彥等領入宮未

致刑戮專輒之失罪合萬死帝時嘿然領軍劉
桃枝之徒陛衛叩以仰視帝不睨之太皇太后
令却仗不肯又厲聲曰奴等即今頭落乃却因
問楊郎何在賀拔仁巨出太皇太后愴然曰
楊郎所能留使不好耶乃讓帝曰此等懷逆欲
殺我二兒次及我爾何縱之帝猶不能言太皇
太后怒且悲王公皆泣太皇太后曰豈可使我
母子受漢光姬斟酌太后拜謝常山三叩頭不
止太皇太后謂帝可不安慰爾叔帝乃曰天下

亦不敢與叔惜豈敢惜此漢北軍但願乞見性
兒自下殿去此等任叔心處分遂皆斬之長廣王
以子默昔讒已作詔書先拔其舌截其手太
皇太后臨惜喪哭曰楊鄭忠而獲罪以御金為
之一照親內之曰以表我國忌常山王亦悔殺之
先是童謠曰白羊黑尾流殺斃頭生角又曰羊
羊喫野草不喫野草我道不遠打爾腦又曰
阿廢始禍也道人如喪死也羊也角文為用亦
道人謂廢帝小名太原公主嘗作尼故曰阿廢

姑悖子獻天和皆帝姑夫云於是乃以天子之
命下詔罪之罪止一身家口不問尋復簿錄五
家王締固諫乃各沒一房孩幼兄弟皆除名遵
彥光仍以中書令趙彥深代摠機務鴻臚少卿
陽休之私謂人曰將涉千里殺騏驎而策蹇驢
可悲心之甚悖所著詩賦表奏書論甚多誅後散
失門生鳩集所得者萬餘言

燕子獻字季則廣漢下洛人少時相者謂之曰
使役在胡代富貴在齊趙其後遇宇文氏稱霸

使使在胡代富貴在齊趙其後遇宇文氏稱霸

關中用為典筮將命使於茹茹子獻欲驗相者
之亡言來歸高祖見之大悅尚淮陽公主甚被待
遇顯祖時官至侍中開府濟南即位之後委任
彌望除右僕射子獻素多力頭又少髮當狼狽
之賊排衆走出省門解帶光逐而擒之子獻歎
曰才人夫為計遲遂至於此矣可朱渾天和道元
之委丁第也以道元勳重猶東平公主累遷領軍
大將軍開府濟南王即位加特進改博陵公與
楊愔同被殺

宋欽道廣平人魏吏部尚書并孫也初為大將
軍主簿典書記後為黃門侍郎又令在東宮教
太子事鄭子默以文學見知亦被親寵欽道本
文法吏諳識古今凡有疑事必詢於子默二人
幸於兩宮雖諸王貴臣莫不敬憚欽道又遷祕
書監與楊愔同詔贈

江

鄭頤字子默彭城人高祖據魏彭城守自滎陽
徙焉頤聰敏頗涉文義初為太原公東閣祭酒
與宋欽道特相友愛欽道每師事之楊愔始輕

宋壽不為之禮俄而自結人主與參顧命欽道
復舊與濟南欵狎共相引致無所不言乾明初
拜散騎常侍二人權勢之重與情相埒

書

圖

列傳第二十六

江北齊書二十四

浙

此卷與北史同

浙江圖書館

宣統元年 捌月 玖日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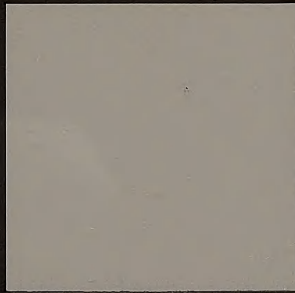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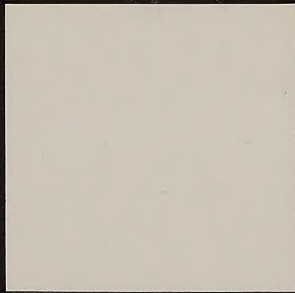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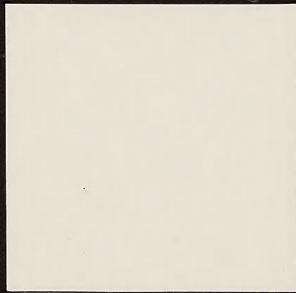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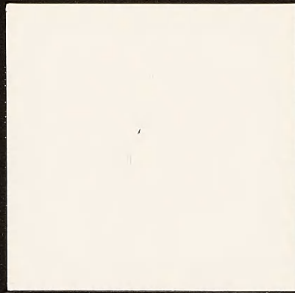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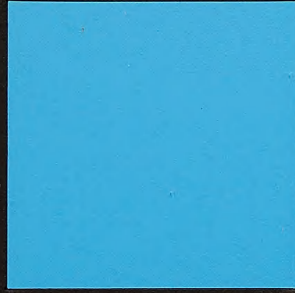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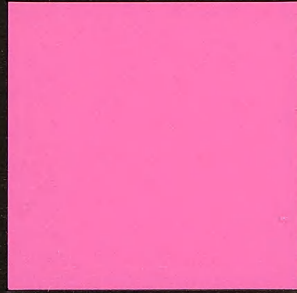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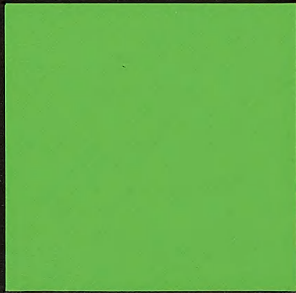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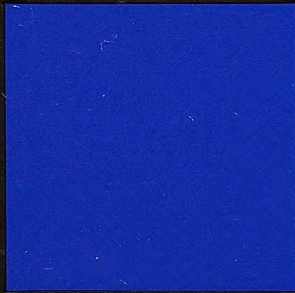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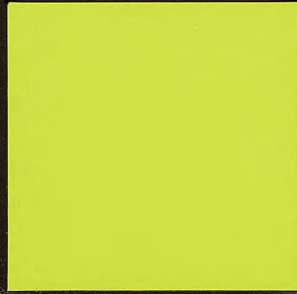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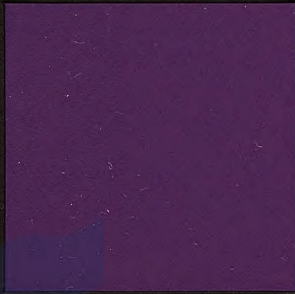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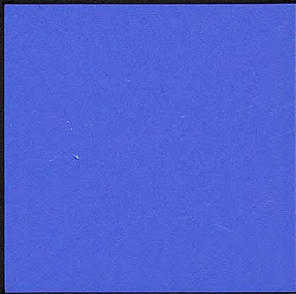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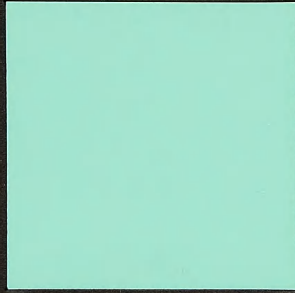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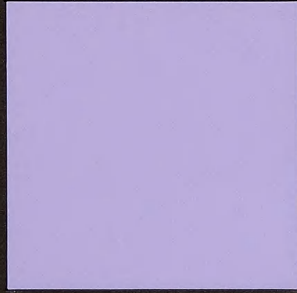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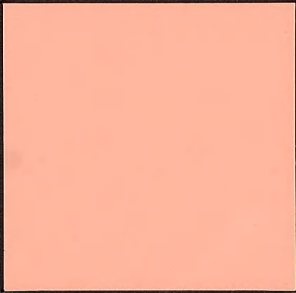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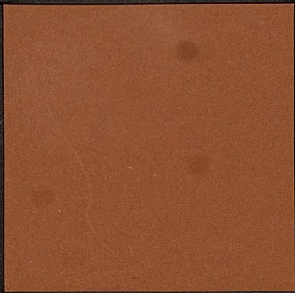
甲登記號： 32181

一九 年 月 日



浙江圖書館

colorchecker CLASSIC



x-rite



